養吾齋集

五

養吾齋集卷九　　　　元　劉將孫　撰

刻長吉詩序

先君子須溪先生於評諸家詩最先長吉蓋乙亥辟地山中無以紓思寄懷始有意留眼目開後來自長吉而後及諸家嘗謂尚懷書本色也故旁注不盡意開示其微使覽者隅反神悟不能終諭也自是傳本四出近年乃

無不知讀長吉詩效昌谷體然類展轉譌脫劍江王庭光篤好雅尚取善本校而刻之寄聲廬陵俾識其端抑所不可聞者莫能載也何以爲是編言哉第每見舉長吉詩教學者謂其思深情濃故語適稱而非刻畫無情無思之辭徒苦心出之者若得其趣動天地泣鬼神者固如此又嘗謂吾作興觀集最可以發越動悟者在長吉詩嗚呼姑著其常言之淺者於此凡能讀此詩者必能解者矣其萬一有所徵也

天下同文集序

唐劉夢得叙柳子厚之集曰文章與時高下政厖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太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根作者槩以爲知言予獨嘗謂夢得之辭則高矣美矣以其時考之則未也唐之盛時在貞觀開元閒其時稱歐虞褚薛最後稱燕許大手筆令其文可睹也至貞元元和來以韓柳著比至德爲盛而去混一之初則有閒矣才未必皆福福亦何必其才因使人思易所謂吉人辭寡者

其福未易量也此則所謂時也吾取以敘安成周南瑞所刻天下同文集甚宜嗚呼文章豈獨可以觀氣運亦可以論人物予每讀漢初論議盛唐詞章及東京諸老文字三千年間混一盛時僅此耳彼乍合暫聚者其萎弱散碎固不得與於斯也然此盛時作者如渾河厚嶽不假風月爲狀如偃松曲栢不與花卉爭妍風氣開而文采盛文采極而光景消夢得之言之也不自知其盛者已及於極也方今文治方張混一之盛又開闢所未

嘗有唐蓋不足為盛搢紳先生創自為家述各為體功德編摩與詩書相表裏下逮衢謡亦各有烝民立極之學問南瑞此編又得之鉅公大筆選精刻妙則觀於此者豈可以尋行數墨之心肎耳目爲足以領此哉自文選來唐稱文粹宋稱文鑑皆類萃成書他日考一代文章者當於此取焉

潛光集序

柳子厚爲其先世墓表碑陰列敘先友姓氏歷名德

用表見其所與者皆當世名士大夫古之孝子順孫欲張其前人之景光者無徃而不用其極也徃年李肯齋帥守廬陵集四忠一節行狀銘碑謚議刻之郡齋名景行編肯齋西州文獻高山景行之懷猶若此後來長沙之節照映東南與四五公相望不朽豈非其志尚之所立哉吾郡喬木世家自澹庵忠簡公後惟平林蕭氏近年麾節之盛歷世愈顯居官行事表裏愈偉行録隧碑名流鉅筆五世不絕書閨則閫儀又他所未有煥有紹

之心哉吾知其光遠有曜者雖十世可知也蕭氏本大和人自平林公來居城中云

川雲清潤集序

夫川泳而雲飛者交遊之至樂氷清而玉潤者家庭之美談故氣類之相同宜心寫妙真一時之希有人物之輝映播芳吐秀亦或百年之幾見怳然之遇乃不知其可樂願而不得求而不遂間見昔人之所逢為之羨慕企歎而不容已予於四方斯文之望惓惓也故名此集

曰川雲清潤而叙其説如此去年閩歸吾倩曾以立間
以詩來諗隨而和之或聯翩數十疊或牽引滿百韻而
寄意顏民詹於以立師友之好亹亹起予者復相望焉
會今年春雪醻倡狎至以立稡而爲集謁名與叙予愛
川雲之辭秀雅而雍容清潤之稱簡遠而爽朗二語不
謀而同不約而合興致適可而情味互著賓主妍麗之
樂嫺友頡頏之願淵泉興觀之益閳斯名也猶可以悠
然而遠想矯然而遡懷況得而覽觀之也昔東坡之知

山谷也得其詩文於孫莘老蓋山谷娶於莘老氏及守西昌始和密州半字韻詩且勉白下諸生亦篤於酬倡自是辭華翰墨照耀千載稱蘇黄他日王子立參於秦晁張李間坡戲舉不知猶有王郎語以見文字無涯之喜前輩朋友親戚間風流意象宛然可睹記也寄窓以立又皆西昌家也予欲重評兹集疑於譽家雖抑斯名也亦足以傳斯集矣

本此詩序

古今詩人自得語非其自道未必人能得之如謝靈運池塘生春草自謂夢惠連至如有神助非其鄭重自愛兼家庭昆弟之樂托之夢寐許此五字本無工致或者人亦皆能及也其二語爲園樹變鳴禽此句乃似作意又或以變爲變變不如變變乃有一時自然之趣靈運倘不自發其趣後人當更愛下句耳詩本出於情性哀樂俯仰各盡其興後之為詩者鍛鍊奪其天成刪改失其初意欣悲遠而變化非矣人間好語無非悠然自得於

幽閒之表而留意於兹事者僅以爲翕犢之資此詩氣之所以不昌也本此卷中詩往往皆昆弟賔客之集酒邊花下乘興倡酬非無謂而作此其一笑傾懷或四顧感賞池塘春草之興具在目中故其詞情酣暢如和風之醉人更不自覺正不必點綴清妍詞皆清美融適四六俱料實句稱予嘗評郊島之詩僅能作寒瘦語如昌谷亦特宜苦如昌黎非不竒古然沛然者有文字之福焉文章可能也福不可能也本此作雖不多皆隱隱得

猶未離乎詩也如七言絶句止耳未至一長一短而有譜與調也今曲行而參差不齊不復可以充口而發隨聲而協矣然猶未至於大曲也及柳耆卿輩以音律造新聲少游美成以才情暢制作而歌非朱唇皓齒如負之矣自是以來體亦屢變長篇極於哨遍大酺六醜蘭陵無不可以反復浩蕩而豪於氣者以為馮陵大叫之資風情才子乃復宛轉作屏幃呢呢以勝之而詞亦多術矣樂府有集自花間始皆唐詞蘭畹集多唐末宋初

詞曾慥集雅詞近年趙聞禮集陽春白雪他如稱大成稱妙選數十家未慭然歌喉所爲喜於諧婉者或玩辭者所不滿騷人墨客樂稱道之者又知音者有所不合新城饒克明盛年有志兹事以美成爲祖類其合者調別而聲從之近年以之鳴者無不有且四方增益而刻布之予以其主於調也爲言歌焉

送彭元鼎采詩序

近年不獨詩盛采詩者亦項背相望寧非世道之復古

而斯文之興運哉安成彭元鼎以明經世美清才能詩
持此道行江湖刻本成帙諸贈之策者上規古史下極
詩評顧猶索予一言予豈能外此而他有以相資哉抑
嘗觀於物理而有感者竊以為采之道或有取乎此也
今夫園林盛麗千紅萬紫神眩目奪雖飄英墮蘂無不
可愛亦無敢疵者而荒寒野水一枝數朶雖遠望動容
迫視還目而憔悴於孤孑踈淡草莽枝虬節擁固可喜
亦可議及於黃穉白葦彌漫極目乃或野芳小豔稍異

顏色手擷意賞不能無情下至蜂蝶亦徘徊焉嗟夫文章亦若此矣吾嘗嘆夫子既刪之後離騷未作以前寧無一言之幾於道而曠數百年不見稱於世是雖一枝豈不亦有時命哉昔吾先君子須溪先生每哀江南百年文獻之零落欲以詩存其為人蓋采詩者之行四方以此然竟未得遂其志每誦河汾續詩語於乎小子未之敢忘故於元鼎也言采詩之道焉行矣元鼎觀於四方其必毋廢斯義也歟

送臨川二艾采詩序

予嘗讀中州集憐傷其意以兵餘亂後史佚人亡存其梗槩於此因念東南百年文獻爲盛今渺然誰復睹記如予之晚出猶能及諸老見聞知其彷彿今髮種種已爾嘗欲效中州體因其詩各為之小傳以待方來若無四方之使徒時時望雲而興歎故每於采詩者之游未嘗不惓惓厚望之也臨川二艾君以詩家之英遠求予於光澤吏塵中以發其采詩之行自此而杭而金陵

子之欣然躍然爲何如哉因記往年談間有及成都舊事謂范石湖爲帥陸放翁來入議幕成都一妓能詩有稱石湖先戲之云陸叅議詩中第一汝能動之否妓笑曰可放翁至石湖亦先以告且曰毋落兒女子姦便一日開燕妓團扇題兩句其上云畫堂蟋蟀怨深夜金井梧桐生暮寒范陸相顧不能得其所出陸於唐詩號無不記周遭無可奈則呼而問之逡巡對曰妾詩也二公大駭謂其甚似唐集中句也今劒南有此聯徵異嗟乎

此徃昔一妓猶爾也二君行矣雖瑣瑣如此此者猶未可忽況磊磊軒天地者耶他時再見傾囊細論尚頗有以成余之區區而不負君之跋履者

蕭學中采詞序

古今作者之作流落多矣豈獨當吾世為可恨哉秦少游詞勝於詩正銷凝黄鸝又啼數聲乃其詞最勝處然洪容齋記杜牧之正銷魂梧桐又移翠陰乃知少游所出幾於句意傚傚不止暗犯而已後來行到一溪深處

有黄鸝千百乃其觀化垂去神變活脫猶未離此窠臼

妝之要何可及哉然予極意求其全不可得頃乃得之

古詩雜襲中非容齋拈出詎復知有妝之者文字流落

人間本泰山毫芒復有如是不傳之恨豈非無與采而

布之之恨哉詩以句猶有口熟而稱道不忘者詞特散

碎落落故不傳尤甚江湖百年騷人墨客苦心為之如

妝之不傳者何限夫樊川固名家也猶爾況於不如樊

川者哉姜白石嘗試春寒共數客垂虹賦詞以被歌頭

行吟未休遂句塗改一詞之就其難如此不傳之恨可勝嘆哉年來采詩多未有及詞者吾友蕭磐冰之子學中慨然有意茲事學中固嘗及吾先君子之教怒長技出筆墨粲然其爲此非借爲名者予固甚願之也是行得詞若詩皆廣搜而悉儲之予願得而細評焉往先君子嘗見教云少時京華道中愛觀壁間留題亦有佳處玉山旅邸有題一詞者中兩語云如許涼宵無可恨恨只恨故人頭白泊再過則失其壁矣嘻君雅趣自收之

來以予心之景景者爲子發之而以是二語也爲采之
先容念哉學中雖壁間者且不可失也

為深迺巽初兄弟以序引為屬亦唯是斯文纒綿之好雖非其任而亦無所可諉也且公實知我竊推論斯文之盛以至於公者豈獨為廬陵望哉文獻之徵宜有考於此也公名睎顏字達聖學者稱東軒先生毅齋其族今益初兄弟又以文世其家云

蕭達可文序

太史公作史記筆力神志專在世家 列傳方創體變史法自為一家言藏之名山大川不假金匱石室得以獨

行其志是非去取俯仰談笑第如閱世老人歷歷聞見或旁及微隱或中絕參差其為贊特以足一傳餘意嬉戲彷彿或無足更論漫借他事著一語如為言高帝功臣之興皆若此如世無善畫者莫能圖何哉無問大人物大功業總只裏許但使人爽然意足眉目倡歎如對當日班孟堅以精密勝之而優孟不復似孫叔敖矣此古今文章之第一流也而學者第以史視之以叙事讀之可歎也昌黎得其精變發之金石絕出千古且出奇

為毛穎一傳乃或爲人嘲病是殆子長所謂未易爲俗人言者耶然昌黎造意爲之矜重刻露若不自然不知使肆於唐史當何如也後來誰不知尊史記知學韓文然語人學文讀史記爲文效毛穎傳非灼然動悟心領者鮮矣吾友蕭達可盛年以時文稱已有古意涉古文即玄思深構凝穎而作諸起興運意即不落蹊逕寀臼至韻語亦楚楚非時世粧真所謂戛戛乎陳言之務去或者誚之惟吾家君須溪先生一見之即喜嘗以語門

斯文之得喪天也聖賢以來往往皆以所遇之不遂其志而千載者亦在於此六經諸子其孰不然顧所遇之時有淺深而所發之辭有隱顯洙泗轍環憔悴以及其徒諸所論著既極開物以來正大之情而無學問之可入漆園氏於孤憤長往是以一人而自為名字混天地造化四方内外而一之不待見於論議而某某者無不精義存焉雖假物以鳴亦深造其微葢所遇已極而所發愈奇嗚呼孰知後三千年而遂以瞿梧名吾晃山之集

一時文體考官得之者如六一遇東坡其教廬陵也得人才不減湖學而文采過之其碑銘記序詩賦雜傳變化莊列混涵瞿曇嬉笑顰歎卓然自為一家然皆其粗也當其提教授兵解舟蒼然亭下志念何許者舊凋零靈光晚燭及使門人弟子執筆叙致先生之不遇而斯文之幸也故曰天也其年十七以試藝見異於先生今髮亦種種白矣編集論次責也顧適外流落僅能寫其感慨之私如此先生東陽澹圃先生之子父子兄弟科

然者如秋泊然者如水乃自陳往者共楊開府豪俠跌宕豈獨如兩人嗟乎不知其人誦其詩可乎松瀑黃可玉廬山西坡先生家也猶及接於古心昭文家庭問學之趣文獻典刑之存懷抱至一之性感慨蒿目之悲其景景者淒其諸葛之望其悵悵者薇歌之不任四方上下之無足以懷而託之此也往從吾先君子講悟期之為太玄之一足今讀其詩者共知其可味而未有知其為人者也知之者亦知其為高尚士而曾何足以知其

而竊顧有所益也主者同而所以為主者異輙欲更之曰文以理為主以氣為輔村西其有得於是耶故為村西舉此

九臯詩集序

九臯者幽閒深遠處也而鶴則樂之夫豈其上林梧桐之不可以栖息然其聲之所極雝雝雝喈喈翔仞而覽輝者未必如其清徹而無旁豈非去人愈遠於世若踈其聲之不可聞而天者遂與之一此遠則彼近也此踈

人而巳孰能聞於天九皐何許天高聽下復何以加焉物之負清氣出乎其類者如此人聲之精者為言言之又精者為詩使其翩翩也皆如鶴其詩之矯矯也如其鳴於九皐將人欲聞而不可得聞詩至是始可言趣耳夫詩者所以自樂吾之性情也而豈䙴美自鬻之技哉欣悲感發得之油然者有淺深而寫之適然者有濃淡志尚高則必不可凡世味薄則必不可俗故淵明之冲寂蘓州之簡素昌黎之奇暢歐之清遠蘓黃之神變彼

不聞於天摶扶揺而遡紫清者其遊也其亦不可以已也下視臯壤之舊其猶足存也吾聞天門九重仙人終日追陪惟鶴之與侶吾等且將一聞其聲不可得矣安得不周遭反復於兹集也哉

蹠肋集序

老杜有新詩改罷自長吟之句葢其句有未足於意字有未安於心他人所不知者改而得意喜而長吟此樂未易為他人言而作者苦心深淺自知正可感也他年

詩律嚴密而七言古體終似微欠吾豈敢病昔人哉然此亦不得不得而隱者也以立於長篇得其意矣吾故重喜而舉於此改者既得之矣得其意者以吾所云者於諸家索焉無不可以有發所謂付子以二百年者何幸於吾王郎得之也皇慶癸丑七月望日養吾齋書於光澤是為以立詩第二序云

牛蓼集序

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此語非無為言之也予固身

也然禪者借滉瀁以使人不可測詩者則眼前景望中興古今之情性使覽者詠歌之嗟歎之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能已登高望遠興懷觸目百世之上千載之下不啻如自其口出詩之禪至此極矣而詩果能此地位者幾何人哉雖然學者不可以不有此志也葢積之不厚則其發之也淺發之不禯則其感之也薄彼禪者或面壁九年雪立齊腰後之學詩者其工夫能爾耶廬陵易成已示予詩一編於閩山中曰如禪集予自閩手之不

釋至歸江西數月而後叙之其汪洋大篇有不可極之勢其簡凈短賦有不可盡之情推此而為禪宗可也抑詩但患不能禪耳儻其徹悟真所謂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往聞湯晦静接後進每舉喜怒哀樂未發兩語無能契荅者一日徐徑畈以少年書生徑詣請晦静復舉此徑畈云請先生舉某當荅晦静舉云如何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徑畈云遲日江山麗又舉如何是發而皆中節之謂和應云春風花草香師友各以為自得而徑

養吾齋集卷十一　　元　劉將孫　撰

序

黃公誨詩序

[illegible]今[illegible]言[illegible]熙然於世之論詩者也[illegible]江西競宗支尊晚唐[illegible]武惟[illegible]說[illegible]體如對[illegible]綴衣熟字枝蔓類景軋屈謂[illegible]功石[illegible]夏卑傳文步三尺不可過至韓蘇名家放為大[illegible]以卑[illegible]之[illegible]固[illegible]大[illegible]之[illegible]論也於是常料格外不敢別

寫物色輕愁淺笑不復可道性情至散語則匍匐而倣課本小引之斷續卷舌而譜雜擬諸題之磔裂類以為詩人當爾吾求之三百篇之流麗卜子夏之條暢無是也詩與文豈當有異道哉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而不達誰當知者故縮之而五七言卷之而長篇發之而大制作孰非文也要於達而止鵬之大也斥鷃之小也羽翼同心腹手足無不同一不具則非其物矣詎有此然而彼不然者往往窘步者借之以蓋慚而效矉者因之而

喪我甚可歎也渝黃公誨過廬陵示余莊山小草詩文具在詩不為某家某體雖社友講習各隨性所近情景盡興已極刷洗楚楚如清風之泛春服文無論時文古作而才力不乏之語必不俗摩厲飛動弄姿多態粲粲如時花之照晴日幸哉言詩者之有如公誨也每見昌黎諸詩凡小家數矜持稱能者其中無不有第小絕雜賦則精至此老狡獪特使人不可測東坡神邁千古至回文作詞語更可愛于以見文人於詩皆寢處而活脫之

宜詩人者之望而娟之魏公舒之射素知者尚有不能盡而尹夫人之絶世自不可使相見而並立也以公誨之能何患他日之不極吾之望公誨者猶不止如今所觀也公誨一門中郎則有如西月焉東家規矩則有如梅洞焉之二君者余畏友也宜公誨之不凡余復何以贈公誨哉

彭宏濟詩序

天地間清氣為六月風為臘前雪於植物為梅於人為

仙於千載為文章於文章為詩氷霜非不高潔然刻厲不足翫花柳豈不明媚而終近婦兒茲清氣者若不必有而必不可無自風雅來三千年於此無日無詩無世無詩或得之簡遠或得之低黯或得之古雅或得之怪奇或得之優柔或得之輕盈往往無清意則不足以名世夫固各有當也而後出者顧規規然效之於其貌焉耳而曰吾自學為某家不亦馳騁於末流而詩無本矣乎清以氣氣豈可揠而學攬而蓄哉目之於視口之於

言耳之於聽類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有得於情性者亦如是而已夫言亦孰非浮辭哉惟發之真者不泯惟遇之神者必傳惟悠然得於人心者必傳而不朽彼求之物而不求之意鍊於辭而不鍊於氣何如其遠也吾先君子須溪先生之說詩其不可於衆可也若甚嚴其獨賞於人棄也若甚異然廓然而雲霧開犂然而神境會一日而沛然發於情性者清才輩出晤言賞歎自慰暮年如葯房彭宏濟又其傑也既於印證發其凡顧其集

尚多新作日富閒携示余曰師門之緒言在願有序予反復三日夜不厭如月明聞笛疑有飛仙如蟬鳴綠陰風日妍寂從中而起又如鶯啼過樹矯然林表轉眄驚絕因物所感高山流水適契琴趣混合自然眼前意中究然不食煙火談笑有風骨少少許勝他人多多許五七字而有數十言之味方盤礴而寢處之旁午而弛張之未憖也余何足以序君詩哉有印證在繇印證而證之此編奭如也夫豈張皇吳江楓哉

高紺泉詩序

高玄度詩陶冶精鍊不在言語文字間匆匆隨物指葉知根緊非想像依微景趣松栢之姿鐵石之意比於華子魚面目所至獨坐然非特異時時一笑能使皮襲美歎廣平作嫵媚語詩雖一技其難得有過於文世人第以平仄對偶者為詩往往如土偶人耳目非不具而神明不運及稍識入處白堅墨守望塵拾唾襞裙齷齪嘔啞啁哳蓑笠瀾浪各自以為絶世迺不得如作文即至

淺者文從字順亦足以達詩於五七字中見意於千百言外見趣甚不易得也一言幾於道猶且難之而况於玄度之亹亹哉玄度詩本從霶霈入初見來贄二篇闊涉宏闊俛仰有態先君須溪先生即援筆點如雨和詩深致其意自是從容論議傾倒契悟行吟提携夜坐共賦一朝出同門諸子上或娼且疾而先生益親之嘗嘿自笑曰吾具眼豈輕許可耶一日得其見寄閩歸詩几間取朱筆賞記熒煌復笑曰其以示羣兒爾囂囂自尊

大曾當吾意如此耶自撰造語嘗有此吾靳不賞耶嗟乎玄度得此語可以傳其詩矣詩題東見後槀其亦有所自得而不可忘者哉床下之談未了身後之玄誰知斯文未喪所志何許渺然緒言不可得聞者何限一恨也疏遠班荆敝帚借重朝夕親承而未得一言示千載二恨也苶然未死其亦何以叙君詩也哉則叙宿昔之音旨於此嗟乎玄度吾家先生所為欣賞若此者豈獨以其詩哉玄度少時即時文有聲嘗見知於文山信公

名其齋曰紺泉先君後二十年記之能得此於當世是亦足以不朽矣

彭丙公詩序

往年侍先君子須溪先生居高山絕頂一日昧旦起見萬山之外徹明湛然遠如水光已而紫翠金彩稜露百疊良久則雲妝天澹山尖如染其下霧氣方冥濛如晦心竊如有所省因請曰詩宜得如此景趣意者畫手猶難之也先君子欣然證之曰詩道具此矣濃者欲其愈

濃淡者不厭其更淡繇是觀於諸家始畧得濃淡真處
嘗歷舉唐詩至黄鸝深樹春潮過雨急進見問曰此入
何畫品對曰水墨迺掉首否否此生色畫也良久乃悟
然未悟固不識其妙既悟亦不能得於言欲舉以語人
誰當領此者特為吾友丙公發之丙公初以采詩見於
先君子一見喜其質可深造繇是傾囷倒廪以付之雖
足下家君相與上下論議且語之曰吾此脉賢子得之
矣其厚顧之如此今集中半經當日許可者然丙公之

悟入欲持以語人政亦如予之呿也丙公之勝我蓋又審容能思既神變於親承復隅反於紙上故其趣味不但形似止乃猶索一言叙其集顧方媿君歎君瞠若君後獨著宿昔交際始末而讀君集者當别具眼矣文章皆技也詩又小然一言幾乎道有平生白首不能得予與君皆顧學者也因舉初入語相賛發其覽者不誚我輩之如禪哉晉人有云政復索解人不可得耳

魏槐庭詩序

先子每為將孫言甲子秋彗出柳會大比當發策類觀
望噫嘻所取策亦然是時適留古心公三山館中古心
方鋭意作士氣八郡取上章册一一閲視惟三山教槐
庭魏公取擢士皆盡言懇切與策問俱高即日舉以厲
當路且欲明揚以賞直顯抑以戒諛直者惟魏公章已
具會有穆陵之變不及上猶及見傳寫册本渢渢乎洋
洋乎正大切直之作也嗚呼今三十四年矣乃得復讀
公詩蓋讀未盡卷如聞先子當日談公直氣不自知其

辟言易世而無忍疵之者也二千年間此語有數亦所遇至此予於公詩反復再四不知所以評之獨歷載古語所嘗感發者以發之而公之詩之志槩可睹矣嗚呼天其以公者年閱世厚其悲慨而發其感觸寫其今昔而紓其博洽使來世知無不可賦之事而無不可言之情亦使千古所無之恨有一人一言存之無涯而不歎於一世之無人也公今年八十又四筆力不減盛年者壽蓋未有艾此集特選其最者以傳

胡以實詩詞序

文章之初惟詩耳詩之變為樂府嘗笑談文者鄙詩為文章之小技以詞為巷陌之風流槩不知本末至此余謂詩入對偶特近體不得不爾發乎情性淺深疏密各自極其中之所欲言若必兩兩而並若花紅柳緑江山水石斤斤為格律此豈復有情性哉至於詞又特以塗歌俚下為近情不知詩詞與文同一機軸果如世俗所云則天地間詩僅百十對可以無作淫哇調笑皆可譜

以為宫商此論未洗詩詞無本色夫謂之文者其非直致之謂也天之文為星斗離離髙下未始縱横如一水之文為風行波鱗鱗洶湧浪浪不相似聲成文謂之音詩乃文之精者詞又近自吾家先生教人始乃有悟者然或謂好奇或謂非規矩繩墨惟作者證之大方而信對以意稱者重於字字以精鍊者過於篇篇以脉貫者嚴於法脫落蹊徑而折旋蟻封狹袖屈伸而舞有餘地是固未易為不知者道誠不意嫺親中有以實詩若詞也

凡天趣語難得以實自證自悟故一出而高其遠者矯首發於寥廓近者悠然出於情愫意空塵俗徑解懸合所謂詩若詞之妙橫中而起者顛倒而出之者與離而去推而遠者如墮如吐如拾而得了莫之測者往往有焉即此能使予駭而敬況其年之不可幾而學之不可既哉故予於題其集端也尚深望之

須溪先生集序

於是先君子須溪先生棄人間世十六年矣迺皇慶壬

子泉江文集刻本成遠徵為序嗚呼如之何使孺子僣安重貽笑於大方也抑歲月不可以不之志述其所以刻者而感慨係之矣蓋嘗竊觀於古今斯文之作惟得於天者不可及得於天者不矯厲而高不淡鑿而深不劉削而奇不鍛鍊而精若人之所為高者虛深者蕪奇者怪精者苦三千年間惟韓歐蘇獨行而無並兩漢以來六朝南北盛唐名家豈不稱雄一時而竟莫之傳者天分淺而人力勝也先生登第十五年立朝不滿月

外庸無一考當晦明絶續之交胷中之轇轕者壹泄之於詩其盤礴鬱積而不得吐者借文以自宣脫於口者曾不經意其引而不發者又何其極也然塲屋稱文自先生而後今古變化義理沉著皆有味之言至於今猶有遺者師友學問自先生而後知證之本心遡之六經辨濂洛而見洙泗不但語録或問為已足詞章翰墨自先生而後知大家數筆力情性盡掃江湖晚唐錮習之陋雖發舒不昌不能震於一世之上如前聞人而家有

其書人誦其言隱然掇流俗心髓而洗濯之於以開將來而待有作嘗論李漢稱韓公摧陷廓清之功雄偉不常比於武事東坡推歐公同於禹抑洪水周公之膺懲千載無異詞抑佛老人知其為異端也西崑體世之所謂時文也未有若學問之平沉而文字之瀾倒也且視韓蘇所遇為何如哉而振拔一時至此則先生之文豈不有關於氣運力難而功倍而其不幸則可感者在是矣往年侍側嘗授以詩卷俾為選次謹排比一卷以呈

不以為不然丁酉以來深懼散佚編彙成集季弟叅之
婿項逢晉篤志願學乃其父時楙審而授之今刻為詩
八十卷文又如千緒言如昨荒忽隊忘不能有所發明
顧無以慰刻者之意誠知其不韙不贖而亦無所逃也
是歲十月之望癸夘嗣子將孫謹書於昭武之光澤

從孫千林小草序

文章稱天下公器非一家之私也然私而師友於家庭
公而可傳之於天下顧豈父兄之所不願哉意者願焉

也傳之而無不信其所自也嗟乎試求之若此有幾昔
吾先君子須溪先生之門以詩若文進者衆矣而族孫
公永自往年以時文銳然請益再見頓異自後日異時文
厥肆力於詩古文每見每進吾家先生固嘗對客稱此吾
家寡二者又嘗厚望之以老而成深而道今所刻千林
小草半經點定抑以吾題公永集端復何以張皇為獨
記吾家先生之言於此文章固公器無私傳然疏密遠
近安有愛結於心而語適得其髓者如東坡所謂吾文

如萬斛泉不擇地而出所可知者行乎其所不得不行而止乎其所可止此亦為其姪言之也非坡自語其姪至此雖欲探坡之所自得者更千萬言亦不能得此語之髣髴也然則公永之得於所受與後之求公永而觀於此者亦如吾所舉坡語者矣吾乃得著之於此又何幸也公永名迴共六公山祖而下於吾為再從孫

當試館職人主欲徑命入翰林如唐故事韓魏公賢相
且知己猶斤斤不可豈非位望清華職親而地近為世
所貴重不可驟致之選哉如吾子濟君一命而入為編
修再命而進為應奉盛唐待太白不啻過矣斯人斯文
聞者以為宜或尚恨晚盛時慶會可謂珪璋特達之遇
抑文字因依之託得不甚幸於君之任此事哉典謨之
渾噩遠矣殷盤周誥聱牙詰屈經生學士迨今彖詁譯
而猶不能以通之如流水之順然當時萬姓乃無不如

見一哉之心稱大哉之言則其懇盡惻怛出於其中者有油然者矣斯其所以為至也先漢制詔雍容反復之而輒有餘味至所質責震怒亦無不藹然厚道得君人之度東都光武匆匆一二詔即高峻奇聳下至曹孟德諸令猶彷彿遺音四六嗣興特以便傳宣句讀而古意自此遠矣然茍能發之以沈着痛快如宣公奉天赦書尚能使武夫悍將感悔泣下辭之動人固如此尚恨其有所顧畏未極其趣至詞科盛而叢事實類典故飾字

對豈復識所謂一札十行明見萬里之外者哉於戲昭示四方傳著千古為一代典章豈比書生絺章繪句稱雄一二語而止而彼方以是相傳為體製為師法或厭而離之而踈而浮而樸拙而直致久矣夫降之不可復升離之不可得合也若君之學之文之時之位果足以起數百年之陋而一洗之矣此吾黨士之望也斯文之福也邦家之光也君之素所蓄積固於此有餘裕矣相遇西江之上喜君子之得輿懷舊交之贈策情不自已

所施益弘所行亦自勵其修以公論與天道為可信而勿自感哉

贈新城丁景曾序

今翰林閣老雪樓公廉按兩道拔擢士最多而盱之俊造仕于閩于湘楚者往往出公門下新城丁景曾以翹楚受知版授沅陵郡學録其明年官期且及會得得為光澤來且別求贈言予何言哉沅陵故楚也山川風氣離騷之遺音存焉浦蘭汀若靈均之佳致寓焉其地其望

他會府有不得與于斯也八十年前魏鶴山謫居靖州是州也于靖為近士之接言論經指授者又與洙泗之餘波等其學問人物豈無傳芭而守玄者又非他邦比也君行吟楚澤當盛明之世有佩衿之樂而無離放之戚搴芳擷秀無不足以自樂席間函丈在師友之間當講論之責而非遷客之比蒐遺引緒寧無過於所聞仕而相攸有過此者乎予之無言以贈君者蓋謂此也雖然斯言也足以壯斯行矣是為贈

贈河間王侯序

河間王侯以隨朝吏最出任大府推事縣贑而吉政聲著兩路既代誦詠歷歷考其行事信其有以得此於人也蓋辨枉濫不以姦宄憚爭罪疑不以權勢屈明寃抑不以刼攘避正婚義不以巧文狥具有其目可一一數也長官之貪鷙難語者其見之竽瑟則微辭以開之其性之枘鑿則正言以警之遇警敏有志者勸之以除弊啓之以布新汰吏卒稽訟牘下不能欺人以為之譽皆

陰有以發之他幕僚傲執嚚暴則以明法鐫之以情理
裁之雖不能沛然如志而終亦無不條順日計歲計又
不可數舉也侯嘗從事宣政院知僧之所為横露章言
司存必不可再立省躄之以閒其于職掌之外忠直不
私有如此者或忿嫉于頏命五伯重其杖侯庭訊之曰
法有常制古人蒲鞭猶恨其重彼自犯法如法止耳何
仇視之無不誦其美言省憲交委東西郡無虛歲及今
而列屬僂指以歎曰是三年間雪釋者幾緜重讞輕者

幾流刺原減者幾殆百餘人矣父老誦言而慨曰吾廬陵獄囚繫常數百自侯在事所不得不成獄者每六七人止前是所未睹也嗟乎是可以言仁人君子矣昔賢嘗夜讀獄書曰吾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而世嘗求其死也侯之所以稱于時者豈獨求其生而已哉其藉以生者已如此其衆也以吾郡三年之所就推之其平生施于敭歷者可想也以今之一府者自是而大其用則惠及于元元者又可知也感頌侯之德者

顧有以記之予敘其實不溢辭以為紀實者所以傳信亦固不可得而盡也

送鎮陽王廷秀廬陵縣尹序

官莫古於宰莫正於尹令言三代之官舉聖門之教不過宰之職存焉耳雖推之天下亦同此名也同此理也而重輕則有間矣自昔有志於愛民者未有不重此官也至有以郎官出為之者後來或指為灘為債巧避不屑為仁人君子宜不如此也士大夫出身從政豈不欲

分寸及物若政近民而民受賜其未有若宰之便也事得行而志得遂足以表見於世者又未有若尹之順也即上而府大而監司而上至廊廟是非不能以奪一宰而利害不能即達之民而寛之一分解紓急而熨釜熱又未有若宰之得賢尹也故古今才賢多以邑令著名而取人才擇六察必以縣最為首然弱者或不獲乎上下健者或不順乎民心興利者或以害好名者特私自為其間簿書期會慢誅急索飛鈎箝制非此復無以自

全於是邑之難治寧之未易為亦多故矣若鎮陽王君廷秀為吾廬陵也豈不恢恢乎游刃綽綽乎餘裕哉廬陵西江最北縣亦最劇處訟牒文牘山積吏卒逢蠭聚魚貫糧斛數萬計府儼然臨之諸曹毛舉牽制豪猾憑陵格禁憲部臨按輙四五月過使客終歲不絕類無不取具廬陵者君不為赫赫名而自治辦田里無愁歎上官無瑕疵庭無留訟獄無寃囚循循然棼梳而滯滌暇日從學校課生徒亦無不整一歷數前後諸令弱喪而强

敗者相望也君豈惟勝之殆無能踰者矣君昔為上猶有政聲廬陵豈直十上猶哉而稱道之者如上猶是則難能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若君者應是豈弟矣君昔自上猶歸吾先君子湏溪先生嘗誦其美廬陵政成為士者將詠歌之絃誦之屬予為序是安得辭君名筠士大夫稱竹居云

送劉岳申序

吾友岳申繇諭教永豐得代且踰年始能詣選别且言

曰何以贈我託我宗盟相視如兄弟為舉昌黎薦侯喜
語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今待舉有司
誰能踰岳申者岳申所下視數等格當授無不得剡岳
申之材又應格是為贈岳申慨然曰吾豈患無見知者
獨平生師友閒意如後山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者
九京武子之不作嗚呼曷歸予謹謝曰我言之嗟乎岳
申吾歐門先進弟子子也蚤事心遠聶先生為師宗家
門下大生林立晚特推岳申無雙寡二復誦之吾家君

須溪先生已而見於家君驚歎敬愛倍聶先生焉岳申
雍容兩家文獻朝扶桑而夕玄圃不知歲月之晼晚一
日心遠病病十年猶談論不衰不二三年而與吾家先
生相望棄諸生岳申益嘗欲為其師請銘墓著交際遊
從本末固屢許弟來曰未渠央也忽其中野千古不賸
吾知岳申所為悵悵於過化之蹊而栖栖於徐起之後
者其中之憬憬重有恨也嗟乎岳申古稱師死而遂背
之與改面他門毀變其所以學以詭遇一時者往往而

是厚哉子之壹也不可解於心所謂求忠臣於孝子政復在此昔歐陽公於慶歷皇祐間為一代人物宗主王介甫吕吉甫無不游門下暮年得二蘇於四海九州之大乃為斯文千載之託平生聖俞子美隣幾無黨不得與於斯也吾家君之門固無歐公之力能振寒素然潤色退之扶竪項斯與凡為士者口誦其文家有其書孰非所啟發然抗並行者有矣彎射羿者有矣俗媮誼薄古今一體無足道者顧其所期待厚望安知吾子之不

眉山若也固吾廬陵文獻也士固爲吾所自重者而已方二蘇以少年起遠外其意氣之盛豈得比中州韓呂家哉文章如精金美玉固决不泯于瓦礫抑藉用白茅不得不交有所借也前史稱徐孺子生於江南卑薄之域傑出角立以是居一時名士之先固以爲難矣富貴與利達常相因惟士之致身也其難如登天及所周旋因依類皆如河汾之隱約不得如叔孫子之遇合故吾道之窮者昔猶今也今猶昔也予也弟能言子之篤於

讋耳抑吾家君望子久矣其孰能使聞京氏而求梁丘懷公幹而進季重也邪無亦或者憮然一歎而止也

送趙青山序

青山趙先生宜可父以六十之年獨行歲晏馳驅於千五百里之延平負其死弟元簡二十年客葬之骨歸而規二穴以藏以待他日而合念平生携持同進同患與之同出魂魄猶與之同歸也傷哉斯志人世間孰無兄弟孰無死生其有若青山之與元簡者乎語之塗人猶悲况

為之類若友且舊者乎嗚呼元簡年十九第甲戌同時青山升太學一時文氣雲龍如二蘇復出俯仰幾何回風往日忽其不復茫茫中野之無所容兄先弟後重跰間道負羈以從此豈有功名富貴念邪何天道之悠悠而直為此夢也予猶憶秋塵赤日青山手竹枝歌數首索家君和寄天山文人匆匆一揖出門去當時相視真長翼大翮之生身何意崎嶇歷落席未暖而患及杲卿死別於平原干將飛墮於鐔水却後二年與青山相對

荒寂之濵每憑高望遠同吟共語意未嘗不在鉅鹿下
連牀清夜嘗獨泣不忍聞然亦何意棲遲偃仰猶有今
日無道塗之不虞霜露之不幸以酬君耿耿之素志也
哉六年前余客授延平知元簡墓在焉久迺從前服膺
生林碧山仁初父物色得其處延平學正與鳳山對朝
暮凝望心目愴然已而得君書寄詩弟墓約且為此來
也墓雖落尚可得耆宿雖凋謝猶可問寺上人長素食
寫華嚴慈心可情惣然君方為東西邀迎不果來今春

過清江別且言曰吾年六十不可緩日尚能步五六十
里不可緩吾昔以子為可恃今已不相值獨恃碧山而
碧山踰六望七不可緩吾必秋晚行矣吾無三飡之資
行行以累四方之知我計二十年藁葬幸無恙亦銷釋
惟骨在吾墨其次第囊負之幸我健尚堪此事惟子知
我閩士知子其為我言往復水陸何便狀且叙吾所為
行者嗟乎青山昔太白之友武十七鍔慕要離之風冒
兵以致其愛子伯禽唐郭仲翔感吳保安之恩走彭山

蕭寺啓窆骨壘記其節盛練囊徒跣親負之以至魏郡
漢會稽陳文理求其兄遺骨於亂骸中刺臂血以試然
後得之今君之行也幸有必得之理顧無仲翔之於死
友武鍔之於生客者而使君白首徒步跋履山川以在
此也劍山溪石皆余熟經行處想君貿貿蕭條犖确何
能為情託君斯文兄弟之誼恨無以相事已矣無過傷
山行晏起日半蚤休遡劍溪可渡樵及石岐買舟峭石
直扶盱徑抵君家步下其間陸行百五十里止耳予止

此矣若相君之誼比於鄧伯道孔文舉殆過其誰不感動聞君之來又如陳孟公驚坐王潛夫在門怪何能至此其誰不倒屣余非能相君者能言此而已

送張碧牕序

碧牕張廣文當盛年平世為長安中五侯家君卿為揚州牧之嘉賔為貞元前韋應物布衣揖客馮陵意氣朱門曾不若蓬户周旋玩世寧知人事多態白首江湖方泛泛不知所止息蓋荆州仲宣之不可久浣花子美之

不能歸而天台鄭公之重失路也於是以前鷺洲長選
諭教興國當路交勸勉彊起亦忻然謂出處不足復計
姑優游以忘吾憂嗟乎碧牕使二十年前相遇豈意當
蓬藁而行三江五湖之不足以容遂俎豆子於萬山間
哉抑君平生所閱多矣平川章貢騷國也士無不矜持
好修嗜吟事為日用君横經之暇為言元方康成閭閈
見聞及京華故實如開元遺事指畫西湖孤山林處士
墓水仙王祠曲折風致何似使嘗遊者爽然如令威之

化歸鶴不及見者矍然如聞海上之有蓬萊俯而弔仰而賦興酣酒倦斜陽斷笛如洞簫嗚嗚君蕭然其間亦足以不落寞矣寄謝諸君恨我不能往作坐中客耳

送南劍二章生序

余客授南劍往來凡五閱歲索居塊獨惟湯中山先生年七十時時相過譚詩疊疊以紓余懷蓋後村集中所謂喜其詩若長短句者也每徘徊日暮極論未了頊足閣道何年何人復傾倒至此臨別悵悵於未必再見也

余嘗叙其詩致恨意歸來又兩春其凝其盲落然宰樹之隂有客二生征衣而來問其名居則劍士二章君也驚何以來曰不遠千數百里拜耐軒先生問何相見晚曰生且長尤溪萬山間未省有城市跡也問於劍士誰識曰嘗事林碧山余奭然如見我碧山焉碧山亦中山友也喜作詩詩頃刻就及將行以其西江行藁及所得周耐軒曽立齋二序索予言以别余謝曰子之跡未始及四方也一出而詩成帙一出而得二翁之言皆子之

鄉先達大夫士白首不一遇者子之歸足以稱於其鄉
曰詩人矣余何言抑嘗聞七閩之稱劍士也輙曰劍氣
是氣也未易言也九峯之刻峭以凝其鍔二水之湍激
以淬其鋒千巖萬石之磊磈以聚其礪其精貫斗牛其
神超汗漫詩之變化也宜若此矣西江之寶氣干將之
所潛息也延平之鐔津二龍之所出沒也吾聞於劍父
老之二龍者固周旋客於豐城豫章間子以劍士游西
江得二翁之贈如二寶歸而以吾言從中山碧山講於

九峯二水之下求所謂氣者吾知夜光五色必橫亘於子之室矣余也幽憂憔悴之餘也於劒士得無情哉而一無以賛子矣歸見故人幸道無恙亦必有所感發以益吾子也重論何日回首戚然

送倪龍驤序

安成之俊士倪龍驤以晏山心甫送行之序若詩來别且曰山心俾我以示子何如非我輩人勿出也子必有以復贈我余開卷啞然適有感於客之言也與山心之

歎也因請陳以為別客之言曰日吾黨士之東下者舟相望所可知者已百許人何如其多也毋亦使人厭且賤之邪余歎曰異哉子之以是為已多也往年場屋終場動萬計鄉漕凡十八九等臨軒親策諸科南廊賜袍笏浮千百豈其太平一統事事超古昔上而獨士之盛乃不及偏方時如必以為此在所不必盛則藹藹吉士不稱於周冠帶之萬計不著於漢矣士之盛國之盛也士未必無用也而類自訾曰何用東南百年一隅偪仄

長三邊不得休息其間据拾倥偬文貌鉅麗養兵贍禄
撑拄興發不見耗矣哀哉之歎微白面書生不及此武
夫健將以是屈其下卒其所以亡者乃在彼不在此士
何負於世哉而方且患其多疑其厭以及於賤哉天地
間惟生意不可盡天之所以為天春之所以可愛者生
生也人材之於世豈其不若草木哉獨柰何平津之貴
人既以翹材馬厩為當然而博山之先進復以不引門
生為得體於是横議叢生以少年賤才畯以親私胥當

一聞者之有益也亦以吾龍驤卜之也

送彭庭蘭序

蓋余嘗嘻然於近世之論士者也自三代舉才聖門取人未知以年為限自昔英偉傑特之士以功名才學見知當世流芳千載其人類皆以盛年自致青雲之上大略崖舉諸葛孔明周公瑾年不滿三十後來科舉盛如王君貺汪聖錫才十有八歐陽公東坡凡弟周益公楊誠齋皆參差二十餘邇年文丞相二十有一朱晦菴呂

以至於能文詞蓋千百之一二意者造物猶以為難也
廼顧望而以行輩折之靳而以許可格之私而以同異
排之東閣子為相六年而晚行乞或問其故自悔曰吾
惟不薦賢故至此嗚呼此又豈獨不薦賢之過哉蘇老
泉慨然於天之與我者而以不我用皆歸之逆天用不
用猶有所制而中自挾以塞當世之罪其逆天又何如
也安城彭弘深清材雅士吾家君湏溪先生之所許可
其子庭蘭冠而有文一試而拔尤於同輩將問津洪都

別求所以贈者余以其少也才之望之又懼或者之議如余所歎者焉因上下古今名勝反復以宏論者之度而非為有位用人言之也其或者余言亦可以為解也[illegible]年過[illegible]十流落無聞企前修已遠故望於方來者[illegible]其辭之過然亦不及厚者之言也而非黨少年者也